

货车违停成平昌新城“另类风景”

■居民有意见:威胁出行安全 ■车主有烦恼:宁愿被罚也停 ■交警有苦衷:缺专用停车场

在城市里,当一个私家车主回家,他该如何安置爱车? A,买个一个地下车库,将车停进去;B,在小区内租下一个车位,停在上面;C,在附近找一个正规的停车场,付费停车;然而对于这个问题,镇江新区平昌新城小区的50多名车主却选择了D:将大型货运卡车纷纷违停停在小区门口的道路旁边。为此,他们不惜冒着被民警一次又一次整治处罚的“风险”,面对着小区内居民每天愤怒的指责甚至咆哮……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些车主“知法犯法”?

两年来,作为全省最大安置小区之一,新区平昌新城大型货车管理难的困局,一直得不到妥善解决。昨天,记者前去一探究竟。

高大明亮的房屋整齐地排列在街道的两边,泥头和塔吊密布城市的边缘,仍推动着小区在地面的扩张和高度上的跨越……充盈现代化小区气息是平昌新城给记者最初的感觉,但是这种感受很快就被小区路边,

在平昌新城从2011年5月开始分批安置拆迁居民入住,大货车违停现象就已经出现,一直到现在依旧不能得到根治,对于这种情况,作为从事渣土车运营20年的平昌新城居民朱先生也非常痛苦。

“我也知道,这样不好,但是目前状况是,我情愿被罚款,也不愿意将车停到其他地方。”朱先生告诉记者

现场状况:路面停满货车,事故已经多次发生

横七竖八的各色大型车辆“破坏”。仅仅在平昌新城新苑、新乐苑、新怡园的瑞城路、北角路和平昌路等路面,记者粗略的计算了一下,总共有40多辆,包括,大型平板车、后八轮车等大型货车,甚至还有20

吨左右的重型渣土车。

“这些卡车已经成了我们这里的风景,到了晚上便声如巨雷,夏天都无法开窗。”“还有很多小孩去攀爬车辆,很危险。”……听闻记者到来,居民更是一层围过来,在他们看来,

这些庞然大物对他们最大的威胁还是出行安全,近年来,为了避让大卡车,各种事故已是多次发生。“天天见到交警管,为什么就没有效果,希望能从根本上杜绝大货车乱停放的问题。”

相关部门:已制定管理措施,疏导还需停车场

说,他原先住在新区丁岗岗村,农村地方大,大货车停在门口既安全,也不影响别人。2011年5月因征地拆迁,他住进了平昌新城新苑,将爱车停在小区门口也是无奈之举。“停在小区路边,有监控。而将车停在远离小区的地方,电瓶和柴油就会在夜里被盗,损失太大了。”

据了解,现在平昌新城才入住2

万多人,大货车就有50余辆,等平昌新城完全建成后,可入住5万人左右,大货车数量或将继续攀升。

“从2011年开始,我们就对大型车辆乱停放违法行为进行了疏导教育和整治,并多次主动与相关部门沟通,制定了一系列管理措施。同时,利用信息平台,向大货车车主发送短信宣传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劝导车

简易电梯失灵“杀人”

事发谏壁某厂,一女工当场身亡

本报讯 近期多个城市相继发生电梯伤亡事故,引发社会强烈关注;相同的惨剧昨天也不幸降临到了我市。昨天上午,在谏壁某工厂的生产操作间内,一名女工被卡在突然下坠的升降电梯和墙壁的夹缝中,不幸殒命。

昨天,当记者赶到谏壁医院抢救室的时候,主治医生已确认病人已经死亡。据这名医生透露,死亡女工的年龄大概在30岁左右,坠梯时很有可能是头部着地,导致颅骨断裂而大出血死亡。

十几分钟后,死亡女工的父亲悲痛欲绝地走出了抢救室。在他断断续续的叙述中,记者得知,他们一家人

都是从盱眙来镇江打工的,女儿女婿都在这家工厂上班,事发时,女儿正在工厂的升降电梯里搬运货物,未曾想,升降梯突然下坠,夺走了女儿的性命。

随后,记者来到谏壁这家工厂。据知情的工友介绍,事发前女工正在二楼的操作间往升降梯里搬货,之所以会发生意外,是因为升降梯上的悬索钢丝发生了断裂。在工友的指点下,记者发现这个电梯仅是一个人工搭建的简易的电梯,而悬挂电梯的,是一根非常细的钢丝。

目前,警方和质监部门已经介入此事,事故的具体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之中。(景洵)



“儿童之家”服务青少年儿童

昨天,南徐小学学生走进润州区七里甸街道五里社区“儿童之家”。据了解,该社区党员活动中心建成后,针对青少年儿童开设了“儿童之家”,用约80平方米的图书阅览室、电脑房、乒乓球室以及儿童乐园,让孩子们在放学后有一个舒适、安全的活动场所。

文雯 摄影报道



昨天,“美丽镇江——优生活嘉年华”在体育会展中心完美谢幕,记者在现场看到,各参展商在拆除展台的同时非常注重保持现场的环境卫生,做到有序文明撤展。马吉 摄影报道

螺旋桨再次“行凶”

又一头成年江豚夹江水域遇难

本报讯 在本报1月10日报道一头成年江豚遭螺旋桨重击,惨死在扬中市新坝镇江滩上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又一头成年江豚因为同样的原因遇难。昨天上午,当这头成年江豚的尸体在镇江新区大路镇水域被渔民发现时,已经死亡3天了。

昨天,当记者赶到大路镇的武桥



村江边的时候,这头已经开始腐烂变色的江豚正被当地渔民张先生从芦苇荡中拖到岸边,这名从小在江边长大的老渔民心酸地告诉记者,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发现江豚尸体了,“这两年,这片水域江豚成群嬉戏。而这两年,我每年都要见到几具江豚的尸体。”

“体长145厘米,是刚刚成熟不久的公豚,很可惜。”豚类保护专家朱孝峰现场查看后确认,江豚已经死了三天,致命伤就是尾部一道被螺旋桨击打后留下的深深的伤口。“有30公分长。”在朱孝峰的指示下,记者看到这道伤口如同刀割一般。

由于江豚的尸体已经开始腐烂,豚类保护专家和渔民一起将它就地掩埋。(记者 景洵) 朱孝峰 摄

4S店“一车两卖”欺骗消费者?

店方承认存在失误,承诺退还订金

本报讯 市民范女士在某汽车4S店看中了一款车,并支付了订金。由于她采用按揭贷款方式购买,等到银行审批手续下来后,打算去取车时,却被告知车已被其他顾客买走,“已经卖给我的车,怎么可以再卖给别人呢?”范女士非常生气。

范女士说,上月20日,她选择按揭贷款购买方式,以公司名义在市京之星汽车有限公司选购了一辆奔驰汽车。签订合同当日,她提交了按揭贷款文件所需资料,并缴纳了一万元订金,约定余款于提车时一

次性付清。银行审批程序很快就办理完毕,可范女士一直未等到4S店取车的通知,多次询问后,却得知车已被其他顾客买走,现在没现车,还要再等。“当时很生气,怎么能这样对待消费者呢,更过分的是当场要求退款时,却被4S店拒绝。”范女士气愤地说。

随后,记者采访了市京之星汽车有限公司市场经理徐先生,他表示,对于这件事,公司已在第一时间紧急召开会议,专门上门协调和处理。作

为公司方,确实存在一定责任,如销售顾问工作的失误,售车前有事告知义务,征求范女士的意见。“对于范女士退订金的事情,从法律意义上讲,订金是能够退还的。”徐先生说,每个公司的退款都有一个正常的审批流程,只要范女士按正常手续办理就可以办理退款。

对于店方这样的处理结果,范女士表示并不能接受,她认为,店方的服务态度就是在欺骗消费者,除了要店方退还订金,还要讨个说法。(记者 杨佩佩)



在禁烟日即将到来之际,丹阳市云阳镇市民广场社区组织工作人员深入该市民广场、学校、商店等场所,分发禁烟宣传单、张贴“禁烟区”标识牌。张二青 余记其 张辉 摄影报道

徐州七旬老人来新区大港寻根

寻获流落在镇一百多年的《赵氏分谱》

本报讯 “每一本族谱都是一部家族史,人活了大半辈子,总要知道自己从何而来。”近日,徐州市睢宁县七旬老人赵树臣不顾自己年事已高,从徐州来到镇江新区大港寻根问祖。在大港赵氏宗亲的帮助下,赵老找到了流落在镇江一百多年的《赵氏分谱》,了却了百岁老母临终前的夙愿。昨日,赵老带着家谱,带着先祖亲人的祝愿踏上了返程的路。

今年70岁的赵树臣老人告诉记者,在他六岁时父亲就去世了,12岁那年祖父临终前告诉他,祖先是镇江府丹徒县,让他一定要“回家”认祖归宗。

2013年5月25日,赵树臣不顾自己身体欠佳,只身一人从徐州来

到新区大港港南社区。他在港南居委会的橱窗附近,看到橱窗里有名叫赵桂生的名字,于是他按照电话号码打过去,很快两人取得了联系。赵桂生热情地接待了这位来自睢宁的“自家”客人。

大港赵氏是江南巨族,仅目前留存存的《赵氏族谱》及《赵氏分谱》也有大几十套,想找到赵树臣到底属于那一支谈何容易,赵桂生立即与大港赵氏研究会成员赵军文联系。经过交谈,赵军文获悉,赵树臣祖上是从太平天国年间(1855年)迁到徐州睢宁。

根据多年寻访家谱的经验,赵军文判断赵树臣这一支应该属于赵氏燕翼分。于是他带着《大港赵氏燕翼分宗谱》来到赵桂生家,两人经过2天的努力,最终帮助赵树臣找到了流落在镇江一百多年的《赵氏分谱》。赵树臣在家谱中找到了赵树臣父亲、叔叔及祖父、曾祖父的名字。赵军文随后将6册《大港赵氏燕翼分宗谱》复印给了赵树臣老人。赵树臣表示,明年清明前后他将携家人回来祭祖。(景洵 赵竹生 洪溪)

“难忘阳光下满网银灿灿的刀鱼”

——老渔民眼中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年轻时,他们在江上寻觅着理想;中年时,他们在江上寻觅着生计;年纪渐大了,他们仍在这江上,却有些现实的烦恼。

如今,刀鱼产量下降收成少

5月10日,长镇江镇江段第二阶段刀鱼捕捞期结束。相比第一个捕捞期(3月5日至30日),第二个捕捞期(4月15日至5月10日)虽有所起色,但无论是刀鱼的体型还是整体产量都不尽如人意。

“一条船一天能捕捞到两斤就不错了,而且个头偏小,2两以上的刀鱼不到10%。”在新金江联合社区,68岁的老渔民田洪林告诉记者,4月15日那天,他只捕到了两条刀鱼,加起来不到半斤,“卖了40块钱,还不够来回的柴油钱。”

“平均下来,今年的第二次捕捞期,一条船也就捞个几十斤。”田洪林所在的长江村共有七八十位渔民,近20条船,今年捕刀鱼的情况都不理想,集体缩水严重。

“去年刀鱼的价格高,最高的时候卖到1000多元一斤,最低的时候小刀卖27元、28元一斤,但大的还是能卖到200多元一斤。今年刀鱼的价格下来了,大的只能卖到100多元一斤。”刀鱼的减产,降价让渔民们发了愁,他们普遍担心,作为一年中主要收入来源的春季刀鱼生产,将会成为历史上最坏的年景。

曾经,几十里鱼花欢腾人欢笑

在和渔民们聊天的过程中,他们最愿意谈到的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捕鱼时光。

“你能想象在阳光的照射下,满满一网银灿灿的刀鱼有多美么?”今年57岁的盛金银是金江村的渔民,和刀鱼打了大半辈子交道,风里来浪里走,黝黑的脸上像被刀刻过一样。回想起来,他说捕刀鱼的日子曾经很

甜蜜。“70年代的刀鱼只要8分钱一斤,那时候,我一天最多捕过一吨多的刀鱼。”聊到这个“最高纪录”,盛金银显得很自豪,而一旁的渔民们也激动了起来,纷纷报上自己的“最好成绩”。

“80年代的时候,捕完鱼回来,光在岸边捡钱,就是两三斤的刀鱼。”盛金银告诉记者,即使是在刀鱼产量已经下降的90年代,一网下去也有一百多斤的刀鱼。

然而,渔民们美好的记忆在2000年前后就戛然而止了。“80年代的刀鱼品质好,产量高,90年代的刀鱼价格高,渔民的生活好,但如今,什么都变了。”随着沿江城市工业化,长江水质越来越差,刀鱼产量也越来越少。渔民们说,最近这几年来,要不是国家的产业补贴和柴油补贴,捕刀鱼很难赚到钱。

未来,年轻一辈上岸不再从事渔业

在新金江联合社区,年纪最大渔民的已经76岁了,700多名渔民

的平均年龄更是超过了50岁。第二次捕捞期结束后,他们中的很多人过起了接送孙子、孙女上下学,打理家中日常事务的生活,“如今靠捕鱼赚不到钱,我们这一辈的渔民年纪也都大了,是时候离开水上岸了。”

今年49岁的陆桂清是渔民群体中的“年轻人”,父辈祖辈都是渔民的他,成了家族中最后的捕鱼人。“我的子女都在工厂上班,而我自己也曾经放下过渔网,跑了一段时间的运输。”陆桂清告诉记者,他们这一群渔民中,不少人都曾经选择过转行,有的在水上跑运输,有的上岸开江鲜馆,“说老实话,和渔网打了一辈子的交道,除了捕鱼,我们没什么别的技能,所以成功转行的并不多。”

采访中,渔民们无一例外的表示,自己的子女没有从事捕鱼业的,“时代不一样了,不想孩子干这苦活累活,越干还越穷。”渔民们告诉记者,渔网、渔船和长江曾经是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然而现在看来,是需要告别的时候了,“还是收网吧,我们该上岸了。”(石玉成 李溪)